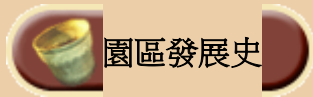


園區簡介



園區發展史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所在地，即為以清水舊稱命名的「牛罵頭考古遺址」，地底下除了包含多個史前文化層，地面上也歷經許多變化。史前文化在此發展，平埔拍瀑拉族也可能在這個區域活動；日本殖民政府在這風景優美的山頭建立運動場與神社，戰後則建有神秘的陸軍營區，以及今日的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透過了解不同時期本地的歷史更迭，不僅認識考古遺址的文化內涵，也讓我們更了解及熱愛這塊土地。

史前時代

▶ 史前時代：孕育中部史前文化的土地

「牛罵頭考古遺址」位於中部大肚台地西側丘陵，古來稱「鰲峰山」，考古遺址所在目前是乾燥荒無的狀態，但在四千多年前，這裡曾是潮濕多水的環境，孕育和保存多個史前文化遺跡。牛罵頭考古遺址包含至少四個史前文化層，由早而晚依次為：大坌坑文化層、牛罵頭文化層、營埔文化層、番仔園文化層，恰好說明了中部地區史前文化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金屬器與石器併用時代的一連串發展過程(劉益昌，2005)。



《牛罵頭考古遺址界牆》（圖片來源：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 鐵器時期：中部平埔族拍瀑拉人的居所

「牛罵頭」是清水鎮的古稱，得名於原居於此的拍瀑拉族(Papora)牛罵社(Gomach)。雖然牛罵頭考古遺址所在的鰲峰山並非拍瀑拉族的核心居地，但仍可能是他們的活動範圍。拍瀑拉族何時來到此地？是否為史前番仔園文化的後裔？目前尚無確切的說法和證據；但是從十七世紀荷蘭人和漢人的文獻記載中，得知過去在清水平原上確實曾有拍瀑拉人在此生活，以及中部地區大肚王國的存在。他們生活在自然資源豐富的中部地區，過著漁獵和游耕的生活，遵循祖先傳承下來的祖靈信仰。



《番社采風圖》捕鹿（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

然而十七世紀中葉開始，拍瀑拉族的生活開始受到侵擾。荷蘭人攻入過去因自然環境限制而無人深入的中部地區，迫使拍瀑拉族人簽約服從。1661 年鄭成功率軍撤退來台、驅逐荷蘭人，又發生漢人與原住民爭地搶糧，導致平埔族的不滿而衍生許多紛爭，這些動亂甚至讓拍瀑拉族沙轆社幾乎全滅(王嵩山等，2000)。

1683 年清朝收服明鄭以後，有更多漢人來台，漢人與平埔族的衝突也愈來愈多；漢人越界侵耕的結果，改變了草原景觀、平埔人的傳統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在雍正九年、十年間(1731~1732 年)發生「大甲西聚落土著變」，清廷正式採取以番治番政策，借用巴宰族(Pazeh)的力量平亂，形成中部平埔族勢力的交替，拍瀑拉族也在這過程中被迫遷移到山邊，或與漢人一起生活而逐漸被漢化(前引書)。

清廷領台之後，清水地區隸屬於諸羅縣牛罵社，雍正元年改設彰化縣治理，漢人向平埔族承墾開發牛罵頭地區數量漸增，而逐漸形成聚落，成為今天清水鎮的雛型(陳瑤塘等，1996)。

日治時期

▶ 日治時期：對考古遺址的擾動之始

1895 年清廷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島上的統治權也歸給日本人。大正九年(1920 年)，日本實施地方改制，「牛罵頭區」改稱「清水街」，隸屬臺中州大甲郡。

這段時期對於今園區所在位置開始進行建設，根據《清水鎮志》記載，先有街長(相當於今之鎮長)周貽楚在此開闢大甲郡八街庄運動場；後因此處環境優美，昭和十二年(1937 年)11 月 23 日，「清水神社」落成，奉祀日本開國之臣「天照大神」及明治天皇之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建築包含三座鳥居和本殿，正參道兩旁還有由八街庄奉獻的石燈籠和一對狛犬(石獅)，一般民眾則由後參道(今「神社崎」)前往參拜。

神社是日本政教合一和日本精神的代表，日本人在新開發地會設立神社祭祀對國土開發功勞最大的「造化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也是用以控制殖民地人民信仰的工具，大多以一街庄一神社為主，昭和年間於全台大量興建(吳長鋌，1999)。從現存的老照片來看，日治時期的神社也是人們結婚和舉辦各種慶祝活動的地點。清水神社在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後，便被國軍和

居民廢除、破壞，今僅存石燈籠底座、一對狛犬和部分護欄遺跡，可供遙想當年神社風貌。

日治時期的建設也是擾動牛罵頭考古遺址的開端，學者推測在建造神社時，就有出土部分遺物，由神社社主西村昌隆收藏。1943 年，日籍學者國分直一首先前往大肚台地西緣和大肚溪北岸進行考古調查，是第一次正式發現牛罵頭考古遺址(劉益昌，2005)。

註 1：臺中州大甲郡當時共設八個街庄

註 2：「參道」即通往神社的參拜道



清水神社當年的面貌（圖片來源：《牛罵頭老照片專輯》頁九十四，清水農會提供）



清水神社與當地人的生活不可分割，圖為在神社前之結婚紀念攝影。（圖片來源：《回想清水牛罵頭老照片專輯 2》頁一八五，蔡春源提供）

▶ 光復以後：揭開考古遺址的神秘面紗－從陸軍砲兵部隊到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

二次大戰日人撤台以後，神社建築多數被破壞，而後國軍在此設立陸軍砲兵部隊營區(清水營區)，一般民眾不敢靠近窺視，使得考古遺址所在地蒙上一層神秘面紗。直到 1997 年軍方裁併營區將土地撥還臺中市政府(原臺中縣政府)，本地又出現許多使用上的建議，例如設立國中、作為鰲峰山市鎮公園兼管理中心兼停車場、軍事體能訓練營等。幸而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原臺中縣文化局)自 2000 年起委託溫振華、劉益昌兩位學者進行考古遺址調查「牛罵頭遺址資料蒐集研究計畫案」，建議訂為縣定古蹟並活化再利用。2002 年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原臺中縣文化局)指定牛罵頭考古遺址為縣定考古遺址(現為市定考古遺址)，並規劃為「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溫振華等，2001)，牛罵頭考古遺址所在地才又開放讓民眾親近，也得以從此地歷來的變遷，看到臺灣中部的發展歷史。



二號棟展示館文物（圖片來源：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本考古遺址考古調查部分，戰後留任為臺灣大學教授的金關丈夫、國分直一，於 1949 年經考古調查後正式提出「牛罵頭考古遺址」；隨後有劉斌雄先生在 1950 年代進行詳細調查。1970 年代，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合作進行的「濁大計畫」，對此區進行調查和試掘研究；1975 年將「牛罵頭考古遺址」出土之繩紋紅陶層命名的「牛罵頭文化」，並成為中部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史前文化的代表(劉益昌，2005)；爾後，在 2001 年又有學者劉益昌、溫振華進行正式的考古挖掘。從上個世紀中以來，經過多位學者的努力，終於逐漸描繪出牛罵頭考古遺址的文化面貌。



成立緣由

▶ 園區成立與考古遺址保存維護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自 2002 年開始規劃，在此之前為國軍清水營區，1997 年撤離並將土地撥還臺中市政府(原臺中縣政府)後，地方上出現各種古蹟再利用的意見；2001 年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原臺中縣文化局)委託溫振華、劉益昌兩位學者進行正式考古遺址挖掘和調查研究，指出牛罵頭考古遺址的重要性，建議作為考古遺址文化園區，再利用原營區建築為展示、考古工作空間(溫振華等，2001)。

學者認為，透過考古遺址，可以了解自然環境和史前文化的變遷，甚至有助於追尋我們的祖先、補足歷史的空白(劉益昌，1999)。同時，考古遺址具有不可逆的特性，一但被破壞就無法復原；牛罵頭考古遺址經過日治時期和光復後的建設已遭受嚴重的破壞，因此保存人類歷史和生活證據，並發揮考古遺址的教育功能實為當務之急，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的規劃應運而生。

▶ 牛罵頭考古遺址為何重要？

牛罵頭考古遺址是中部第一個「命名考古遺址」，也是中部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代表。它的意義有幾個面向。在考古學上，學者劉益昌(2005)認為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來探討。這個考古遺址中發現多個文化層堆積，顯示過去曾有不同階段的人們在這個地區活動，再加上出土的文物、歷史文獻和口傳資料，可以探索中部地區早期人類發展史，是為牛罵頭考古遺址的「時間」意義；「空間」意義上，「牛罵頭文化」不只存在於考古遺址位置的鰲峰山一帶，中部其他地區也有分布，例如：臺中公園、八卦山山麓緩坡等。近期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進行挖掘與搶救的臺中市惠來里考古遺址，也出現近似牛罵頭文化特色的陶器與石器(何傳坤等，2007)。牛罵頭考古遺址的所在地，也曾經是日治時代清水神社、陸軍清水營區所在，透過對於「地下」和「地上」的研究，讓我們得以建立清水地區先民們的拓墾史。



▶ **王嵩山等**

2000 《臺灣中部地區平埔族群文物資料館社會文化資源調查報告書》。

▶ **何傳坤、閻玲達、屈慧麗**

2007 〈臺中市惠來遺址出土人骨古代 DNA 研究與問題〉。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訊 240 期，第三版。

▶ **吳長錕**

1999 《回想清水：牛罵頭老照片專輯 2》。

▶ **陳瑤塘編**

1996 《清水鎮志》(增編本全一冊)。

▶ **溫振華主持**

2001 《臺中縣清水鎮牛罵頭遺址地域資料蒐集研究計劃》。

▶ **劉益昌**

1999 《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

2005 《Gomach 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歷史與人文導覽手冊》。